

青城十九俠





青城十九俠

还珠楼主著

巴蜀書社

1989年元月·四川

内 容 提 要

青城山脚富家子弟裘元，生具异禀。为寻师学剑侠，两入青城。百丈坪斩螭狮，夕佳岩得仙剑，历经艰难险阻，得归青城派剑仙矮叟朱梅门下。旋即受师命与长春洞府虞南绮结为伉俪，夫妇二人同赴滇黔苗疆积修外功，杀怪蛇，救长人，与天蚕仙娘斗剑，又偕峨眉派、武当派仙侠锄暴虐、诛魔怪。取灵药、寻异宝，经历了正与邪、善与恶的大搏斗和爱与恨、生与死的大考验，终于创立青城派。

全书着重描写“人世武侠”的生活经验及苗疆异俗，构制出一个神话、志怪、武侠揉合的奇幻世界，不愧为金庸、梁羽生等新派武侠的先声。

青城十九侠（第二册） 还珠楼主 著

巴蜀书社出版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8.375 字数 370 千

1989年1月第一版 1989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000册

ISBN 7-80523-191-3/I·81 定价 5.10 元

目 录

- 第十三回 续命无方 二仙怜孝子(537)
返魂有术 九载待灵芝
- 第十四回 入古穴 遇怪黑蜂坪(571)
悟前因 泄机青竹筒
- 第十五回 两探妖窟 雷雨窜荒山(587)
载访仙娃 愿言申宿契
- 第十六回 银燕盘空 幽壑森森逢禁侣(612)
铁链曳地 清琴冷冷喜知音
- 第十七回 韩仙子幽壑绾双姝(623)
纪神童深宵惊异兽
- 第十八回 挥慧剑 心断七情索(646)
觅沉竹 力诛三脚怪
- 第十九回 飞霜掣电雪魅伏辜(676)
旨酒佳肴殃神借洞
- 第二十回 柔情似水苗女传音(713)
邪火弥空仙娘失计
- 第二十一回 彩雾笼沙洲 群丑弥天喧蛊语(745)
流光照川峡 轻舟两岸渡猿声
- 第二十二回 忧危难 千里走蛮荒(790)
傲凶顽 三峡擒巨寇

- 第二十三回 大泽深山频惊怪异 (799)
奇人神兽同荡毒气
- 第二十四回 同是避秦人 异域斑荆成宿契 (839)
别有伤心史 深宵促膝话前因
- 第二十五回 有心弭祸 巧语震凶苗 (863)
无意施恩 灵药医病叟
- 第二十六回 追逃人 三熊中巧计 (895)
惊蠢子 颜颯神恶因
- 第二十七回 信奸谗 苗苗背德 (919)
承重囑 捕快泄机
- 第二十八回 指挥若定深峡藏兵 (928)
恩怨分明元凶授首
- 第二十九回 沙飞石走 神虎斗凶蟒 (960)
雾涌尘昏 仙猿惊怪鸟
- 第三十回 蛮徼没荒 苦心寻良友 (984)
仙山疗疾 无意得丹经
- 第三十一回 往事怆神 故人第宅招魂祭 (1011)
脱身急难 长路关山仗剑行
- 第三十二回 卧薪尝胆 苗峒练仙兵 (1036)
出谷迁乔 查山驱兽阵
- 第三十三回 乌柏山奇童涂恶道 (1065)
锦鸡谷孝女孕灵胎
- 第三十四回 妙法惩凶淫 电掣雷轰奸夫毕命 (1091)
宿缘多孽累 会稽别远鸞子思亲

第十三回

续命无方二仙怜孝子 返魂有术九载待灵芝

话说光阴易过，转眼便是四五年光景，婴儿已长大有八九岁大，甚高矮。只是骨瘦如柴，看身材仿佛极瘦。可是生具异禀，不但纵高跳远，捷逾猿猴；而且身子比燕还轻，竟能飞行林杪，被河不动。尤其是那一双怪眼，炯炯放光，就在黑夜之间，也能辨晰毫芒。目光所及，纤微必睹。一双长臂利爪，更能穿木裂石，真个力大无穷，世所仅见。纪光父女见他这般异相，一些也不嫌他丑陋，反到更加疼爱起来。

这天纪光父女祖孙同席吃饭，因是夏日，便摆在棚边。恰值日落之际，夕阳光从林荫中斜射到纪女脸上。纪女自从产后起床，一直无恙，纪光每日见惯，也不似前此那般忧不去怀。这时正坐在纪女对面，觉出她颜色不对。仔细一看，肉皮里已无血色，甚是难看。私心自思，女儿近来眠食如常，并无病状，还以为是阳光映射之故。当时虽有些吃惊，也未出口。

及至匆匆吃罢了饭，纪光叫纪女伸出手来。一按脉，才知一两天工夫，脉息已有了死征。猛想起无名钊叟行时之言，屈指一算，离产子之期，正是五年。看神气，至多还有十日寿命。心里一酸，不禁流下泪来。

纪女本聪明，猜是不妙，便安慰纪光道：“女儿自经大

变，恨不速死。只为爹爹膝前服侍无人，又承无名仙长灵药保命，多偷生了这几年，已是多余。更幸此子虽是怪种，颇异常儿。如今业已逐渐长大，虽只才五岁，却比大人还强。女儿就算短命，也是前生孽重，食报今生。爹爹有他，不愁没人服侍，女儿虽死九泉也瞑目了。”

纪光含泪答道：“话不是如此说。无名仙长行时，虽有我儿只有五年寿命之言，并非毫无解救。前年来收蛇菌，我又问过他也说是时至再看，目前难定。如有可生之路，何忍使你撇我而去呢！”

纪女苦笑道：“并非女儿实不愿活，只是无名仙长所说那千年灵芝，漫说无处寻觅，纵有也是神灵怪物守护。我你俱是凡人，哪里能得到手？否则像无名仙长所赐灵丹，平素治挽沉痾，何等灵效！女儿吃了这许多，也只保得这五年。别的药还有什么效验？”父女二人越说越伤心，说到末后，竟抱头痛哭起来。

纪异年虽幼小，早已明白事体，见祖父、母亲痛哭，心里悲恸已极。暗中只打主意，表面上却丝毫不露。只把深含痛泪的怪眼，一翻一翻地望着乃母出神，一句话也不说。纪光父母并未在意。父女相对愁思，终是不舍分离。纪光知道除了求无名钓叟，别无方法。但是自己已然被他拒绝过了两次，再说，未必有用。忽然想起孙儿年纪虽幼，比起大人还要矫健得多，又是无名钓叟垂青之人。他如单人前去，或者无名钓叟念在他一番孝思，能给他设个法儿。明知纪女业已神游墟莽，此去毫无把握，但是死马当作活马医，也不能不作此打算，便和女儿说了。

纪女一听桐凤岭相隔那么远，纪异单身前往，到底年纪

太幼，难以放心，力持不可。父女二人正自窃窃私语，纪异五官何等灵敏，竟自全听了去，暗忖明着母亲必不放走，便坐在旁边，故意装出要睡神气。纪光父女商量了一阵，仍未决定。见天色已晚，便唤了纪异回房安歇。

纪异候至午夜，见母亲仍在祖父房中泣话，越发心酸。再也忍耐不住，径将房门倒掩，偷偷越过竹篱到了湖边。纪异虽不似乃父那般能在水波上踏波飞跳，因为先天遗性，从小就爱狎弄波涛，能在水底游行。这时更恐解船惊动祖父，便将衣服全脱下来，衔在口里，轻轻步入水中。将头昂起，双足一登，就在满天星光之下，游鱼也似直往湖的对岸洒去。一会抵岸，且喜衣服未湿，穿好便即上路。

当地去桐风岭只有两条路，纪异曾听纪光说过。小路虽是崎岖，一则要近得多；二则恐乃母赶来追上。便一路翻山越涧，上下峭崖峻坂之间，由小路往桐风岭那一面赶去，毕竟纪异年幼，平时出猎鸟兽，采取花果，俱在近湖十里以内，不曾出过远门。纪光所说路径方向只是一个大概。离家不到百余里便入迷路，走入乱山之中。

纪异一见没有路径，心中自然焦急。转眼过午，论走的路已超出了几倍，仍然未到。出门未带食物，不由腹饥起来。纪异救母心切，仍然飞也似地前进，顺手采了些道旁山果充饥。苗疆深山毒草毒果甚多，不知怎的一个不在意，随手采了一种不知名的毒果，纳在口内。刚咬了一口，觉着碱臭无比，连忙吐出，口里已沾了毒汁。再走片刻，渐渐口渴欲焚，心头烦恶，难受已极。想要饮水，附近不但没有一个溪涧，连果子也难寻到。越走越干，口里似要冒出火来。

正自无计可施，忽然一眼望到前面峭壁上有几枚红草，

其形如兰，又细又长，如锦带一般飘飘下垂。山风动处，兰叶当中现出一个碗大的柑子，颜色金黄，湛然有光。看去肥大可爱，碧茎朱叶，掩影生辉。

纪异当时渴极求解，也没想到柑子怎会长在初夏时分，又长在兰叶中间。见那柑子离地有数十丈高下，背倚危崖，下临绝壑。崖上之壁，除这几枝兰叶外，寸草不生，无可攀附。一次又纵不上去，一时情急，将鞋脱去，施展天生奇能，用那比铁还硬的长指爪，像壁虎一般地抓上去。相隔还有数十丈，便闻得香风透鼻。转眼到达，一看上面崖壁已凹缩进去，成了一片亩许大小平崖。那柑子生根之所，就在崖前。根前石土零乱，仿佛刚才不久有人来此掘过。

纪异也不管他，翻身上来，坐在崖边。摘了柑子，刚用手一拨开，那股清香之味，真是难以形容。只是与常柑子不同，柑皮去了一层又一层，剥到末了，仅剩弹丸大一个果形。如去壳荔枝，颜色碧玉，四周有一圈浅绿色的微晕，鲜艳夺目。

纪异见柑子这小，不足解渴，未免有些失望。及至纳入口中，竟是一包汁水！到口融化，满嘴甘腴，芳腾齿颊，把适才烦渴全都解去，立时精神大振。再往崖下一看，虽然自己惯于跳高纵远，像这般数十丈高下的危崖，却未凭空跳下去过。情急贾勇下去，手足已受了一点伤，再用前法已是为难，跳下去又觉有些胆怯。

方自沉思，将下不下之际，猛想起下既为难，何不往上行路？回头一看，身后靠岩处是一洞穴，穴底仿佛有光。纪异起身钻往洞中，照那发光处走去，两三转后居然走出洞外，面前又现出一片平崖。奔向崖口，虽然一样是峭壁危

削，却是藤蔓纠结，不似那一面寸草不生。而且中途尽多落脚之处，忙攀藤蔓援了下去。还未到达崖底，便听上面铜钟崩裂般连连怪声吼了两声，接着便听“叭哒叭哒”由远而近，甚是疾骤，震得四山俱起了回响。

纪异心中惊疑，仰头往上一看，那东西已到了崖口。由下往上望，只看见一个有圆桌面大小的脑袋，颜色碧绿，烂糟糟的，生着不少酒杯大小的眼睛，金光四射。张着血盆大口直喷白雾，正在据崖张望。纪异虽然胆大，毕竟年幼。自从出世以来，几曾见过这般凶恶的怪物？心里一害怕，打算速速下降逃避。不曾想手一慌张，正抓着一根巧藤上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将藤折断。偏巧这一处崖壁，是凹进去，又在忙乱之中，再抓别处已来不及，竟凌空十余丈坠了下去。

纪异当时觉着身子轻飘飘的，与往常不同，也未在意。落地时，身略一稳，即行站定，一点也没受伤。见手中还抓着半截断藤，忙随手扔去。还以为上下相隔甚高，怪物未必能够追来。

谁知起初怪物见至宝被人盗走，愤怒追来，嗅看人的脚迹，追到崖口，并未看见纪异。纪异如将身子贴壁、隐在崖凹藤蔓之际，怪物目光虽然灵敏，也看不见，略待一会自会回转。这一慌张落下，反被怪物觉察。铜山东崩、洛钟西应般一声怒吼，震得四山都是嗡嗡之声，震耳欲聋。绝怪物吼罢，竟不顾命地从崖上纵地追来。

纪异经行之处，一边是撑天危嶂，仅有这半壁腰上横着的一条险径，另一面更是一片平滑不能立足的峭壁。中间隔着一条十余丈阔，其深莫测的广壑，云雾沉沉，望来不见底。这一条路宽仄不一，宽的虽有数丈方圆，仄的却只有尺许，

崎岖峻巖，不比平原大坂，可以奔騰馳逐。這東西更不似平常見慣的野獸，可以和它力搏；來時又是那般先聲奪人，吓得紀異連頭也不敢回，一個勁往前逃走。怪物脚步沉重，“叭哒叭哒”之聲，山搖地動般追來。

眼看離身越近，路忽分成兩條岔道。寬處業已走完，越去越仄。一頭是絕地，無路可通。另一頭雖然面前一段稍仄，只越過臨壑那一段險徑，便是一片盆地。論理原該往活路上逃走，紀異忽然靈機一動，暗忖這一面雖然有路可逃，但是怪物行走這般迅速，難免不被它追上。那面雖是死路，可是路極險隘，山石萃礫上下蜿蜒于危壁之間。連像自己這般矯健輕小的身材，都不能并肩行走。怪物身區比兩個水牛還大，就使凶狠異常，沒有它容身立足之所，它也無奈已何。不如逃向絕路，且避開眼前危機，再作計較。

想到這里，便往那條絕路上飛跑下去。約有半里之遙，聽得怪物怒嘯不絕，只是追逐之聲漸遠。同時前面的路也將近走完，為峭壁所阻，休說人行，便是猿猴也難攀援。這才回頭注目一看，那怪物果然吃了身軀太大的虧，盤踞在一段下臨危壑，上覆危崖的險路口上，無法過來。頭上金光閃爍如星，不住聲地怪吼。

紀異驚魂乍定，方得仔細觀察。見那怪物生得身長兩丈以內，通體碧色，滿生綠絨。乍看爛糟糟的，伏處前高后低，看不見後半身。一顆滾圓圓的大頭上生有七個眼睛，只有酒杯大小，睜合之間光芒遠射。大鼻掀天，宛若仰盂。雖然吼嘯連聲，嘴卻閉住，也不知有多大。腿似不長，腳爪也為綠絨一般的毛團遮住，看去形象甚怪。

紀異胆力絕壯，先時害怕，全為怪物先聲所懾。及至怪

物为地形阻住，追不过来，两下对耗了一阵，见怪物也无甚奇特伎俩，胆子不由渐渐大将起来。暗想后退无路，前行又为怪物所阻，自己还怀着关系着母亲生死大事，莫非还和它耗上一年不成？越想越后悔，不该往绝路上逃走，闹得进退两难。几次四面寻找，俱都无可飞越。怪物形象凶恶庞大，手中又无有兵刃，到底有点胆怯，不敢硬闯。

正自惶急，猛见这一条险径的峭壁上面，生满许多石包，大多形如半珠，大小不一。心想这怪物尽自不退，何不将这壁上的石包扳折下来，去将它打走。当下随手抓着近处石包，两手用足平生之力一扳，“喀”的一声居然扳了一块海碗大小的石块。

纪异心中大喜，忙将那石头放在足旁，又去扳第二块。接连动手，连大带小，约扳有十几块。这才挑了一块大的，站起身来对准怪物头上打去。耳听像打破鼓一般，“噗”的一声，打个正着。

那怪物本已耗得有些不耐烦，经这一下，益将它惹恼。“呖”的一声怪啸，那口边忽然喷出一团浓雾，顷刻之间布散开来。这里纪异还不知道厉害轻重，只管将石连连往云雾之中打个不休。那云雾也越来越密，渐渐怪物全身都被遮没。凭纪异那样的天生神目，也只看得出一些星光在雾中闪动。不多一会，纪异扳下来的那一堆石块业已打完，怪物兀自吼啸不退。再寻石块来打时，云雾已到身前，到处白茫茫，哪里还看得见峭壁上面的石包？好容易发现身后高壁，离地丈许有好几块附在上面，想去扳将下来。

身刚纵起，猛觉云雾中的那些星光离身甚近。纪异微一存思，那正是怪物的眼睛。如算相隔，至多不过七八尺以内。

原来怪物四爪本有攀崖附壁之能。纪异的石头，有几块正打在它的痒处。激得它口中喷出云雾，侧着身子抓住危壁，似壁虎一般沿将过来。直到近身，才行发觉。

纪异石头还未取到手内，怪物鼻息已自听得甚清。心里一着急，不知不觉往上一提劲，竟飞跃起有十来丈高下。那云雾已然弥漫全崖。适才下面所见壁上石包业已跃过。慌乱中，伸手向壁间一抓，没有抓住。一个抓空，往下坠去，正落在怪物的头上。足底软茸茸的，立时便觉怪物回头来咬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仗着平素胆大心灵，百忙中，还想起只要能越过怪物，便是前面那条险径可以逃出。忙用力一垫步，从怪物身上飞跃过去。他却不料到处云封，路又险仄，事前没有看准落脚之所，怎能存得身住？一个落空，直往那无底绝壑坠去。

那绝壑下面尽是极深的污泥，无论是人兽，下去便即滚顶而死。纪异虽然失足，神志并未昏乱，还在拚命提气。准备落底时不致受伤。正在身子轻飘飘地往下坠去，忽听上面一声大喝，接着一道电闪，自空而下。闪了两闪，腰间便被抓住，往上提起。

纪异先当是怪物追下，方要挣扎，忽听脑后有人喝道：“异儿我来救你，不许乱动！”耳音甚熟，颇似无名钓叟。及至到了上面一看，立身所在已是高崖顶上。面前站定一人，果然是无名钓叟。不禁带出望外，连忙跪下行礼。

无名钓叟将他拉起，说道：“这绝壑底下，全是千百年来两崖藤蔓花果落下去积成的污泥，深固难测，毒更无比。这毒气在下面弥漫，离地高约数百丈。我如不来，你纵不中毒送命，为这污泥所陷，也绝无生理。这也是你孝心感动，

才使我阴错阳差，赶来此地。你看崖壁上的怪兽还在么？”

纪异一心只在乃母安危，一旦与无名钓叟不期而遇，恨不能立时就回了回去，什么都顾不得。闻言也不去看，只哭求：“仙长，快救我娘一命！”无名钓叟见他刚经大险，安危鲜奇毫不在念，好生赞叹。

纪异方自惶促，忽听半崖腰有人大声说道：“此子果如道友之言，此时情殷于母，道友可送他回云。我已收服此兽，且待中秋节后云梦山相聚吧！”说话声音越来越近，一片白光从崖底升起。当中现出一个羽衣星冠的苍须道者，手中抱定一个和家猫大小的野兽，形状与先见怪物一般无二，只是要小得多。晃眼功夫冲霄直上，没入遥空，不知去向。

无名钓叟见纪异什么都不知道，惶急之态甚是可怜。便不和他再多说别的话，将他抱起，吩咐：“我这就同你前往，不要害怕！”说罢，将足一顿，驾起遁光，直往纪家飞去。不消多时，便落在湖心沙洲之上。纪光父女正在屋外焦急，见无名的钓叟果然携了纪异回转，俱都大喜。纪异一落地，又朝无名钓叟跪倒求教。

无名钓叟道：“你先莫着急，我即前来，自然是要略尽一些人事。可惜你的缘分不深，灵药精华已被旁人得去。只凭着你这点孝思，又多活两年而已！”说罢，将身后葫芦儿揭开，用手拈出十几枝颜色鲜红的兰叶，对纪光道：“此乃三千年幽岩朱兰，道家奉为异宝。若得兰宝服了，可以长生不老，乃是亘古难逢之物。待我用玉刀切断，捣成朱泥，和成梧桐子大小的丸药，每日与令媛晨起服上两粒，预计又可保得两三年无恙了。”

纪光父女闻言，方在拜谢，纪异一听诧异道：“这兰叶

这般难得，适才遇见怪物的高崖上还生得有一株，与这个一般无二。我还不知它能救母亲。仙长会飞，何不去把它采了来，与母亲做药吃？”

无名钓叟闻言，对纪异细看了看，惊道：“这朱兰生在你我见面的一个岩洞外面，地势极为隐僻险峭，猿猴都难攀援，你是如何能到？”

纪异道：“我因途中吃了一个黄颜色的三角野果，当时觉着口里，又辣又麻，连忙吐出。随后越走越渴，路上滴水俱无，偏又再寻不见一个好吃的山果。实在渴得难受，无意中看见高崖上有十几枝朱兰叶，风一吹，现出一个大柑子。一时情急，不顾命爬了上去，采到手里，连剥去许多层皮才得到嘴。那柑子和别的柑子样子味道都不同，真是又甜又香，一包水，吃下去，嘴就一点也不渴了。我从未爬过那般高的崖壁，上到好上，下来时却有些害怕。我才从岩洞中穿寻到了一面有藤蔓的地方缒了下去，没到底，便遇见怪物追来。如非仙长搭救，命都没有了。”

无名钓叟笑道：“那千年兰宝，竟是你吃了么？我今早到此，你祖父、母亲正在着急，要去寻你。我说你仙福甚厚，决然无害，答应代他去寻。回到桐风岭一看，你却未到。我又在附近山谷中四处找寻，中途遇见一位昆仑派道友苍须客程迪，说听他门人归报，盘龙岭绝壑高崖之上，生着一本朱兰。只是未曾结实，旁有神兽守护。“这朱兰生在不见日光的危崖之上，乃天地灵气所钟，三千年始一开花结果。苍须客依言寻到，知道不久便要结实。每日均去看望，准备一结实便行采服，连那神兽一齐收走。谁知今日偏巧发生要事，去得晚些。路上相遇，同往一观。我因此物举世难

得，便随了同去。到了一看，兰宝已为人采走。此物精华已失，三日之内便要枯萎，只得各人分取了些兰叶。偶闻神兽啸声，寻到侧面，看出人兽正在下面危壁之间相持，我便和苍须客说了你降生的大概。因他要看你能力禀赋，所以迟到你失足坠落之时才行援手。先只说那般高崖，非你力量可达，兰宝被另一人盗去，不想无心中却便宜了你。那神兽名为火眼碧猿，又名喷云兽，身生多目，能大能小。每遇怒极，必先将云雾喷出，遮护全身，再行前进。不但力大无穷，迅捷如飞，而且眼藏毒泪，五尺之内射人必死，真个厉害无比。如今已为苍须客收去，看守门户。也是你孝感动天，才有这等仙缘奇遇呢！”

纪异一听，兰实如给他母亲服了，便可断病除根，延年益寿。好生悔恨，不该吃它，不禁又自怨艾痛哭起来。

无名钓叟劝道：“你莫要悔恨。那千年兰实乃是亘古难遇的天材地宝，一得到手，当时便要吃下去，才能有效。稍过片时，色香味俱败，灵气全失，有何用处？再加你在先误服了山中蟒涎所化的毒果，如非巧服灵药，再过些时，便要烦渴而死。不是你禀赋特异，连那高崖也上不去，即使想着带回，怎能做到？此事关乎运数，不能强求。我因不堪为人师，承令祖再三相托，打算将你引进到苍须客的门下。他见你质地甚好，已然应允。不过他近来正在清理门户，又受了一个多年不见的好友之托，等我和他相见之后，便须前往赴约，有三五年光阴耽搁。再加你母只有这两三年寿命，你祖父也无人服侍。一则成全你的孝道，特地使你晚入门十年；二则算出你还另有一番机缘，须等你遇合之后，中途遇到危难，那时定来度你入山。此后须要好好修持，静待时机，无

故不可杀害生灵，以免误却前程要紧。”

一面说，无名钓叟早把那些朱兰捣碎成泥，又取了几粒灵丹研散，和成梧桐子般大小的丸药，吩咐纪女拿去，每日如法服用。纪异虽觉两三年寿限太短，不久即到，心中悲苦，却也无法。私心还愿于这两年功夫，朱兰灵芝之类的灵叶，也许能够摘到。决计等无名钓叟走后，再去满山寻找。因恐祖母母亲阻拦，心事并未说出。只不住向无名钓叟探听，这些天生灵药是何形状，以免遇上时又失去了交臂。无名钓叟怜他至孝，到也不惜尽心指教。因这一来，纪异在十九侠中最称博物。日后同门师弟，先后有好几个人俱得了他的益处，此是后话不提。

这一次，无名钓叟被纪光父女祖孙三人再四挽留，住了五日，才行别去。在这五天之内，无名钓叟除教纪异一些博物知识外，又把医术秘奥尽量传给纪光。命他随时在苗疆之中行医济世，日后终有善果，纪光自是一一记在心里。

无名钓叟一走，纪异昼夜关心乃母亲安危。先是推说游玩和打猎采果子为名，在附近一带深崖峻壑之内，寻找无名钓叟所说的种种灵药异宝，渐渐越走越远，不特远近周围数百里全被寻到，便是昔日误走危崖，遇见神兽之所，也去过好些次，仗着服了兰实之后，益发身轻力健，捷逾猿鸟。每去一次，最多的也只当日便来回。日久纪光父女俱都看出他的行径心思，虽然疼爱逾恒，知他比大人还矫健得多，到也没甚不放心处。反正不让去，也禁止不了，只得由他。

纪异见祖父母亲除了嘱咐出门时须要带上兵刃暗器、诸事小心外，并未拦阻，自合心意，索性言明了再走。光阴易过，转眼一年多的工夫，除常见之物外，无名钓叟所说的各种